

汉语句类史概要

王建军 汤洪丽 等◎著

漢

語



南京大学出版社

江苏省社科基金资助项目（项目编号：00JSD11005）

汉语句类史概要

王建军 汤洪丽 等◎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语句类史概要 / 王建军等著. — 南京 :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7. 12

ISBN 978-7-305-19545-7

I. ①汉… II. ①王… III. ①汉语史一句法一研究
IV. ①H1-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72081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出 版 人 金鑫荣

书 名 汉语句类史概要
著 者 王建军 汤洪丽 等
责任编辑 束 悦 编辑热线 025-83686308

照 排 南京南琳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8×1000 1/16 印张 22 字数 367 千
版 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19545-7
定 价 65.00 元

网 址 <http://www.njupco.com>
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njupco>
官方微信 njupress
销售热线 025-83594756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序

作为汉语史的主板块之一,语法史一向为治汉语史者所重视。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汉语语法史研究获得蓬勃的发展,诞生了不少有影响的通史和断代史研究著作。众所周知,汉语语法史通常可以分为词法史和句法史两大分支。单就句法史而论,除了句式史而外,应该还包括句类史。句式和句类其实是两个内涵不同的句法概念:前者着眼于句子的内部结构,后者着眼于句子的外部功能。由于认知的不同,学术界曾一度对句式和句类不加严格区分,以致在汉语语法史研究中出现了将被动句、处置句与连动句、双宾语句视为同类的现象。后来,随着语用学与功能语法学的引入,句式与句类之间的界限始逐步得到厘清,分门别类的研究也随之走向深入。

全面考察新时期以来的汉语句法史研究,似乎可以世纪之交为界分出前后两个阶段:此前大体以句式研究为重,此后则大体以句类研究为重。句类史研究之所以能后来居上,占据句法史研究的中心位置,在于句类不仅汇聚了更多的历史语法信息,而且比句式更能反映汉语表达系统的进化程度。句类多种多样,有基本句类和一般句类之分。只有那些产生时间早、历史跨度大、使用频率高、发展阶段性鲜明的句类才属于基本句类。迄今为止,除了较早就受到关注的被动句和处置句而外,汉语的其他基本句类如存在句、疑问句、祈使句、感叹句、比较句等的历时发展也得到了较为充分而深入的研究。这些研究既涉及通史又涉及断代,既重视专题又重视专书,呈现出多维并举的欣欣向荣态势。

本书的作者王建军就是汉语句类史研究的热心倡议者和积极实践者。他当年的博士学位论文《汉语存在句的历时研究》研究的就是这一内容。说起建军攻读博士学位,我不禁想多说几句。建军的硕士生阶段研究的是现代汉语语法,导师是学术界前辈、著名语言学家廖序东先生。建军当年向我表达报考意愿时,我心中难说没有疑虑,担心他短期内很难完成转轨。没想到,他入门不足半年就进入了角色。我想,这应当首先归于廖先生对他的宽口径培养,以



及他本人的眼界、识见与聪颖。话说回来,对他的指导,我也是颇费思量的,有时候尽量采用量身定制的方式。比如,他的学位论文选题,我就打破常规,没有要求他以中古语法研究为范围,而是认同他的意向,并鼓励他从事通史式的研究。实践证明,当年的做法是明智的。建军的同名著作出版后,很快受到好评,得到了袁本良、董志翘等学者的赞赏,还荣获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自从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毕业任教于苏州大学后,建军在完成繁重教学任务之余,一直潜心学术,笔耕不辍。在此期间,个人虽在语言学史研究与成语研究等领域有所拓展,但句类史始终是他研究的重心所在。现在呈现在大家面前的这本《汉语句类史概要》,就是他与他所带领的团队奉献给学术界的又一显著成果。仔细品读这一耗时长达十年的研究成果,我们不难看出全书鲜明的研究特色。

首先,立足句类事实,变换研究模式。汉语句类发展是极具个性的。不同的句类具有不同的发展格局和演化路径,很难置于同一种研究模式之下,而必须立足事实,分而治之。书中据此对不同句类采用了不同的叙述视角:祈使句与感叹句主要扣住句法标记,比较句与致使句主要抓住句法意义,疑问句与比拟句则主要盯住句法结构。

其次,把控句类事实,提升研究层次。以往的句类史研究大多停留在个案探究的层面,总体是以描写面貌与归结特征为基本取向;各句类研究之间几乎没有打通,因而缺乏相互照应。本书虽然也对六大基本句类作了常规性的考察与探究,但目的是对汉语句类系统进行整体观照与综合考量,进而揭示汉语句类发展的趋势、动因与机制。

再次,超越句类事实,充实研究内涵。近二三十年来,汉语历史语法学出现的一个重大进展就是引进并吸收了国外的不少语法学理论,如语用学、功能语法学与认知语法学等理论。但这些高新理论在汉语句类史研究领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冷遇。相比之下,本书的理论色彩是较为浓厚的,第一章绪论与第八章结语尤为如此。这两章尽管篇幅不大,却真知灼见灿然纷呈,基本搭建起了汉语句类发展的理论框架。

翻阅全书,我们除了领略作者的学术思路与学术素养之外,应该还能够感受到作者意欲通过本书传递给学界的若干学术信息。

第一,汉语句类史研究是繁杂困难的。一切句类均因语用而生,而语用因素是一个超语言的异常变量。要想在同一个系统框架内实现对汉语基本句类



的全覆盖几乎是不可能的。在此情况下,要想在短期内确立一个理想的汉语句类史研究模式绝非易事。

第二,汉语句类史研究是极富价值的。词类是词法的聚集地,句类是句法的聚集地。与词类所不同的是,汉语句类身上凝聚了更为丰富也更为稳定的历史语法信息,应该成为汉语史历史分期的重要参数。

第三,汉语句类史研究是大有可为的。与成熟而充分的句式史研究相比,汉语句类史研究由于起步晚、难度大,至今仍有很大的拓展空间。比如,作为四大句类之首的陈述句的历时研究至今乏人问津,有可能成为未来句类史研究的重要方面。

上述几点信息提醒我们,在分享作者的句类史研究成果的同时,也应该意识到本书中存在的些许缺憾,诸如六种句类之间的衔接力度不够、有些句类的描写过于琐碎等等。这些问题的解决既有待于建军个人及其团队的持续努力,也有待于学术界有志于此的同仁们的一起努力。

我之所以很高兴为本书赘上几句话,一则是建军的成果打动了我,二则是可以了却我的心愿。当年在出版《汉语存在句的历时研究》一书时,建军曾为序言的事商之于我。我觉得建军的成长主要在于廖先生的全面培养,建议他请廖先生赐序,以示对廖先生的敬重。这样一来,建军又成为一个例外,因为无论在他之前还是之后,各位同门在出版各自博士学位论文时都没有请论文导师之外的他人作序。为了弥补建军的遗憾,我们约定,他的下一本论著由我来作推介。应该说,本书的正式出版终于让我们二人都能够得偿所愿了。

建军正年富力强,既不乏才智,又不惧付出,相信他今后一定会心存更高目标,获得更大成功。

2017年8月18日

目 录

第一章 绪 论	1
第一节 句类的内涵和特点	2
第二节 句类的划分原则和标准	5
第三节 汉语句类的功能分级	8
第四节 汉语句类史研究的意义、现状、思路和方法	10
第二章 汉语疑问句的历史发展	15
第一节 特指问句的历史发展	17
第二节 选择问句的历史发展	39
第三节 是非问句的历史发展	59
第四节 正反问句的历史发展	69
第五节 余 论	83
第三章 汉语祈使句的历史发展	87
第一节 显性祈使句的历史发展	92
第二节 隐性祈使句的历史发展	123
第三节 祈使句的语用分布类型	129
第四节 余 论	134
第四章 汉语感叹句的历史发展	138
第一节 以特定词语为标记的感叹句的历史发展	143
第二节 以特定句式为标记的感叹句的历史发展	172
第三节 余 论	182



第五章 汉语比较句的历史发展·····	188
第一节 平比句的历史发展·····	191
第二节 差比句的历史发展·····	206
第三节 极比句的历史发展·····	221
第四节 余 论·····	228
第六章 汉语比拟句的历史发展·····	242
第一节 比拟动词句的历史发展·····	245
第二节 比拟助词句的历史发展·····	267
第三节 余 论·····	278
第七章 汉语致使句的历史发展·····	287
第一节 叙述性致使句的历史发展·····	289
第二节 描写性致使句的历史发展·····	306
第三节 余 论·····	322
第八章 汉语句类发展的历史总结·····	326
第一节 汉语句类发展的历史特征·····	326
第二节 汉语句类发展的基本趋势·····	329
第三节 汉语句类发展的运作机制·····	336
后 记·····	340

第一章 绪 论

句子是语言的基本运用单位,同时又是最重要的语法单位,理应居于语法研究的重心地位。但是,自《马氏文通》问世以来,由于词类中心说的盛行以及句子分析理念的偏差,汉语的句子类型问题长期得不到足够的重视和理性的对待,整个研究陷入边缘化和畸形化的境地。上个世纪 90 年代往后,随着汉语语法研究的不断推进,句子类型的研究日益成为学界共同关注的一个热点课题,其学术价值备受推崇。胡裕树指出:“研究任何一种语言的语法,分析它的语法单位、语法结构或各种语法现象,其终极目的,就是建立该语言句子类型的系统。……从这个意义上说,语法学可以说是一门研究句子构造规律和运用规律的科学,因此缔造一种语言的语法体系,是跟构建该语言的句子类型系统密切相关的。”^①与此相应,有关句类的认知理念和研究视角也得到不断的更新,成果频现,创见迭出。但和词类研究相比,句类研究在广度和深度方面的双重欠缺依然是不争的事实。

就宏观层面而言,探讨一种语言的句子,其归宿点之一就是要构建起该语言的句子类型系统。构建合理的句子类型系统,其前提是要对形形色色的句子进行恰当的分析与归类。而恰当的分析与归类离不开对句子本体的科学审视,科学审视句子本体无疑应该成为构建句子类型系统的基点。同任何语言实体一样,句子具有内在和外在两个层面,因此对句子类型的确认应该拥有内、外两个不同的视角。内部分类着眼于构造,外部分类着眼于功能。必须指出,句子的内部构造和外部功能本身都不是出于单一选择,而是一种多元综合。例如,句子的内部构造有所谓的句法构造和语义构造,句子的外部功能有所谓的语法功能和语用功能。句子是多位一体的模块,句子的类型研究理应注重多元化,然后再由多元化走向系统化。但在一个较长的时段内,学界似乎不大注意以上两个层面的甄别,由此导致了相关研究中的混同状况。混同的

① 范晓《汉语的句子类型》序,太原:书海出版社,1998 年。



结果就是无视句子的句法结构型式、语义结构模式和语用价值类型之间的客观差异,导致了汉语句子类型系统的杂乱和无序。例如,主动句和被动句、肯定句和否定句、动态句和静态句、存在句和处置句均基于句子的语用价值类型,主谓谓语句、兼语句、连动句和双宾语句则基于句子的句法结构型式,但在不少语法著作和语法教材中,这些句子往往杂然纷陈,令人不辨就里、莫衷一是。

第一节 句类的内涵和特点

关于句类的内涵,学界的观点向来颇有歧异。粗加归纳,大致有广义的和狭义两种表述。这两种表述不仅反映出不同的句子系统观,而且也折射出不同的语法研究观。

广义的句类泛指句子的一切分类。《辞海》(1999年版)对“句类”所作的如下释语即代表性的一说:“从不同角度按不同标准划分的句子种类。如按表达功能和语气分,有陈述句、疑问句、祈使句、感叹句等;按表意内容即谓语性质分,有叙述句、描写句、判断句、评议句等;按句子结构即格局分,有单句与复句、主谓句和非主谓句、偏正复句和联合复句等。”这种泛化的句类观大体出于顾名思义式的发挥,从根本上抹杀了句类的特性,故而为多数研究者所不取。

狭义的句类则专指句子的两种特殊分类。一种是按句子谓语的意义、性质和表达功能而分出的类,通行的做法是将汉语句子统分为叙述句、描写句、判断句等若干类。例如:

现代中国语里的句子,可以分为三类:(一)叙述句、(二)描写句、(三)判断句。这三类句子的界限是颇清楚的。大致说起来,叙述句是以动词为谓词的;描写句是以形容词为谓词的;判断句是在主语和谓语之间,加系词“是”字,为连系的工具的。

——王力《中国现代语法》第一章

叙事句只是句子的一种,虽然是最常用的一种。此外还有三种句子:表态句。——记述事物的性质或状态(例略,下同——引者注);判断句。——解释事物的涵义或判辨事物的同异;有无



句。——表明事物的有无。

——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第五章

根据谓语的意义或表述性质,可把单句分成动作句、存现句、判断句、形容句四类。

——张静主编《现代汉语》第二章

另一种则是按句子的语气来分类。《马氏文通》可谓首开其例。马氏将助字(语气词)分为传信和传疑两类,其实就意味着句子也有传信和传疑之别。1907年,章士钊在《中等国文典》中首次将句子分为四类:陈述句、疑问句、祈使句、感叹句。1924年,黎锦熙在《新著国语文法》中将一切句子归为五类:①决定句;②商榷句;③疑问句;④惊叹句;⑤祈使句。不过,黎氏又将祈使句附列在决定句和商榷句的名下,所谓的五类实际上是四类。^①章氏和黎氏的分类基本确立了汉语句子的四大语气类型,并一直为后世所遵从,现行的《现代汉语》教材可见一斑。例如:

句子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分析。按照句子的语气,可以分成陈述句、疑问句、祈使句、感叹句,一般称之为句类。

——胡裕树主编《现代汉语》第四章

句子可以根据不同的标准来分类,根据句子的语气分出的叫句类。

——黄伯荣、廖序东主编《现代汉语》第五章

说话人根据需要采取一定的说话方式,这就是句子的语气。语气大体可以分为陈述、疑问、祈使、感叹四种。根据语气区分的句子类别即句类。

——张斌主编《现代汉语》(电大版)第四章

语气是句子语用目的或表达用途的外在体现。句类就是根据表

① 黎锦熙《新著国语文法》第22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



达用途和语用目的,即根据句子的语气类别对句子作出的分类。

——齐沪扬主编《汉语通论》第五章

狭义句类观针对句子的某一功能和用途而发,不作泛泛之论。较之广义句类观,狭义句类观颇多可取,代表了一种主流句类观。但受传统语法研究观的束缚,狭义句类观在句类解说和分类方面仍存在着以下几个值得反省的误区。

其一是界限不严。在实际研讨中,句类动辄与句型相纠缠,二者互为包容的情形屡见不鲜。如被动句、存在句等本属不折不扣的句类,却时常被置于句型研究的框架之下。

其二是层级不分。整个分类大致处于泛层级状态,基本没有顾及句类的上下位关系(如陈述句的下位句至今不详),这样就显示不出严整的句类系统。

其三是标准不清。大量的语句实例表明:将句子按语气四分是一种狭隘的处理,以致陈述语气显得过于宽泛。而着眼于谓语的语义、性质和表达功能的分类标准也带有一定的模糊性和随意性,王力、吕叔湘和张静三家的不一致恰是明证之一。

其四是类型不多。迄今为止,学界大体只从语气和谓语性质入手确立了句类的两个子系统,这样就忽视了句类的多样性,导致了分类的简单化和雷同化。

狭义句类观的误区植根于传统语法研究观的盲区,这个盲区是由当时学界对语用行为及其结果的漠视和失察造成的。要从根本上扭转上述局面,语言研究理念的更新势在必行。范晓等立足于“三个平面的理论”,在全面考察各种句子的基础上,将汉语的句子类型归为三大系统:句型、句模和句类。对这三个重要的概念,范氏作了具体的诠释:“句型是句子在句法平面分出来的类型,是指句子的句法结构的型式。句模是句子在语义平面分出来的类型,是指句子的语义结构的模式。句类是句子在语用平面分出来的类型,是指句子的语用价值或表达用途的类别。”^①明确将句类定位于语用平面并以此与句型、句模相区别,正显示出当下学界对言语活动中语用因素的高度关注。

句型立足于语法,句模立足于语义,句类立足于语用。三者形成的机制既不同,表现出来的特点自然就迥异。较之句型和句模,句类至少具有以下三个鲜明的特点:

^① 范晓《汉语的句子类型》后记,太原:书海出版社,1998年。



1. 非单一性

一个句子只能隶属于一种句型或句模,但可以分属于多种句类。一句多类是语言中的一种客观存在,这完全由语用因素的多样性所决定。例如,一个否定句有可能兼属判断句和疑问句,一个肯定句则有可能兼属叙述句和感叹句。句类的非单一性表明我们必须从不同的语用层面对句子进行多角度的分析,这样才能全面、准确、深入地认识句子的语用性能。

2. 非一统性

语言的语法结构和语义结构都是一以贯之的,因此,句型和句模都可以建立起一个自上而下的“金字塔”式系统。例如,汉语的句子可以从单句、复句一路往下建立起一套严整的句型系统,该系统可以视为汉语句型的唯一架构。汉语的句模也能以简单句模和复合句模为制高点建立起统领一切句模的全元系统。而汉语的句类存在多个并行不悖的系统,按语气是一个系统,按情态又是一个系统,彼此独立,互不包容。因此,汉语的句类系统是一个多维网络系统,很难从一而终。迄今为止,学界尚未能构建起汉语句类的唯一系统。

3. 非限定性

一种语言在特定的时段内有多少种句型,应当是限定的,可以穷尽列举,因为它完全由有限的句法成分配置而成。句模则完全依托句法结构,于是有限的句型就决定了有限的句模。而一种语言中有多少种句类较难以确定,因为语用始终是交际中的裂变因素,具有不可控性,一个新的语用因素的产生就有可能导致一种新的句类的诞生。句型和句模可以有增有减,句类则有增无减。数量上无法控制的句类客观上加大了句类识别与划分的难度。

第二节 句类的划分原则和标准

语用因素依附于人们的语用行为,而语用行为又是一种最基本的言语行为。就本质而言,言语行为是一种表达行为,是为说话人的交际目的和交际情感服务的。句类既然是句子的语用分类,那么划分句类就应该以句子的语用目的和语用价值为最佳切入点。

必须指出,句类划分不同于句型划分,正如句类不同于句型一样。句型划分注重的是语法尤其是句法的个性,而句类划分注重的是交际行为中的语用



共性。语用的共性决定了不同语言的句类系统不会有截然的反差。因此,划分汉语的句类除了关注汉语句类的自身特征外,还应顾及汉语句类系统与非汉语句类系统之间的共性。

划分句类首先要确立分类的原则。从人类语言的共性和汉语的个性出发,划分汉语的句类应当遵循以下三条重要原则。

其一是同一平面原则。陈建民指出:“汉语句子的分类实际上是处于不同平面(即不同层次)上句子的归类。因此,汉语句子的分类不宜在同一平面上采用多标准,即同一平面的句子的分类宜于只用一个,可以有其他辅助标准帮助验证。”^①句类是句子的语用分类,应该严格限定在语用平面,不能跨越语音、语法、语义等其他平面。以往的句类研究游移于语用与语法两个平面之间,使句类与句型长期互为缠绕,以致进展甚微。

其二是多样标准原则。和语音、语义、语法诸因素相比,语用因素显然属于一种超语言的因素,往往受到个人心境和交际情景的制约。在日常交际中,语用目的不同,句子的语用价值自然也随之而异,由此注定了句类的多样性。显然,将句类仅仅视为一种语用目的或一种语用价值的分类是不妥的,这势必会有违语用的根本属性。齐沪扬认为:“句类不同于句型,语气是决定句类的主要因素,跟语气无关的因素都是非句类因素。像句子所表达的内容、句法成分的配置方式、语义关系的样式和语义成分的多少等都不影响句类的划分。”^②齐氏以语气为句类的唯一选项恐怕是对句子的语用因素作了过多的规约和过滤。

其三是异类对立原则。朱德熙一再强调:“任何语言单位的分类都是以这些单位之间的对立关系为基础的。”^③同样,句子的语用分类也应以对立关系为基础。在按同一标准确立的同一层级的句类框架内,各小类之间应该做到泾渭分明,不能彼此涵盖。异类对立就意味着不同句类在同一语用平面处于互补状态,具有实质性的区别。异类对立原则与所谓的一句多类现象——句类交叉现象并不矛盾,句类交叉现象往往因不同的语用标准而生,根本不可能在同一语用平面中出现。

句子的语用分类不应偏于一隅,目前至少可以从句子的语用目的和语用价值两方面入手。语用目的和语用价值实际上分别代表了说话人和听话人的

① 陈建民《现代汉语句型论》第7页,北京:语文出版社,1986年。

② 齐沪扬《汉语通论》第343页,北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3年。

③ 朱德熙《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第20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



交际诉求:语用目的源自说话人的意图,语用价值基于听话人的反馈。二者在交际中实现互相对接,从而保证言语活动的正常进行。因此,句子的语用分类可以以信息处理为中轴线来展开。从信息表达与信息接受的角度考量,句类通常可采取以下四种分法:

A. 信息表述的语气分类。根据人们表述信息时的语气状况,可以将句子划分为陈述句、疑问句、感叹句、祈使句和呼应句。

B. 信息发布的结构分类。根据句子所蕴涵的主题与述题状况,可以将句子划分为主题句和非主题句。

C. 信息应变的策略分类。根据句子所设定的焦点位置状况,可以将句子划分为常态句和异态句。

D. 信息传递的功能分类。根据句子在句群中的地位 and 作用,可以将句子分为始发句、后续句、终止句、中心句和独立句。

另外,句类还可以依据语用行为来进行分类。美国语言哲学家塞尔曾将人们的语用行为分为以下五类^①:

A. 断定式。该语用行为的目的是使说话人在不同程度上相信、承认或接受某种事实,并进而去影响听话人。

B. 指令式。该语用行为的目的是使说话人把自己的意图加给听话人,让后者去做某事,说话人的意图可以强烈,也可以温和。

C. 承诺式。该语用行为的目的是使说话人自我表态将承担某种责任或实施某种未来的行动。

D. 表情式。该语用行为的目的是使说话人的内在心理状态外化为特定的情感,整个过程具有鲜明的感情色彩。

E. 宣告式。该语用行为的目的是使说话人作出某种决定并公之于众,同时保证该决定的执行。

据此,句类也可分为相应的五类:判断句(如“我推断明天要下雨”)、使令句(如“我要你去工作”)、允诺句(如“我答应马上把钱还掉”)、表情句(如“我祝贺你考取了名牌大学”)和告示句(如“我宣布大会开幕”)等。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更有人直接从言语行为出发,将汉语的句类确定为八类:陈述句、疑问句、表情句、激情句、承诺句、祈使句、宣告句、呼应句。^②

① 蔡曙山《言语行为和语用逻辑》第41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

② 吴剑锋《论汉语的八大句类》,《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



第三节 汉语句类的功能分级

层级性是语言单位的共性之一。作为语言的基本运用单位,句子本身也是一个层级构造,由各种句子汇集而成的句类系统当然也具有层级性。句类的层级性就是句类所呈现出的上下位关系,而句类的系统性恰是借助特定的上下位形成的,因此揭示句类的上下位关系是确立句类系统的关键所在。为此,学界已进行了不少有益的尝试。例如,依据主题和述题之间的关系,先确立了主题句的下位类别,即叙述句、描写句、判断句、评议句等;然后,再对以上几种句类作进一步的下位区分,如将叙述句分成动作句和变化句,将描写句分成静态句和动态句,将判断句分成归类句和解释句等,将评议句分成推理句和意愿句。^①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些分类虽然颇多可取,但大体囿于句子的语用意义,而忽视了句子的语用功能。

句子千变万化,名目繁多,在句类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显然不尽一致,因此有必要按其功能进行分级。句类的功能分级不仅可以显示出句子语用功能方面的差异,而且能够构建起一个相对整齐划一的句类功能体系。句类的功能分级和意义分级互为配套,这样方能使句子的语用属性得以全面地展示。

一、基本句类与非基本句类

如同词汇有基本词汇与一般词汇之别一样,汉语的句子也有基本句类与非基本句类之分。基本句类居于句类体系的中心位置,基本句类代表了汉语句类的主流,承载着语言交际的主体功能,起着保证语言系统稳定性和连续性的重要作用,其演进之路不仅引导了汉语句法的发展历程,更反映出汉语机能的进化轨迹。

从句子的语用功能考量,汉语的基本句类至少具有如下特点。

1. 经久性

基本句类是汉语句子中的先行者,具有极高的稳定性,历史悠久,贯穿古今。基本句类在发展进程中可以不断改变句型,但主体语用性能始终沿袭不

^① 范晓《汉语的句子类型》第18-20页,太原:书海出版社,1998年。



变。例如,汉语的存在句从表叙述的“有无”句到表描写的行为动词中介句,类型虽有更迭,但一直不失表存在的性能。

2. 常用性

基本句类是汉语句子中的高能者,具有极高的使用率,无法被替换或回避,在各种交际场合都是一种不二选择。例如,汉语疑问句的使用就具有密集化特征,并且基本不受说话人性别、年龄、职业、学识等因素的制约。

3. 广泛性

基本句类是汉语句子中的大众者,具有极高的覆盖性,不可或缺,在各种语境中都有一定的分布。例如,汉语的判断句适宜在任何语体中出现,几乎不受限制和排斥。当然,不同语体可以对判断句的句型有一定的选择作用。

4. 发展性

基本句类是汉语句子中的更新者,具有分明的阶段性,在各个历史时期都有一定的发展与变化,这种发展变化主要表现为类型的增多与功能的完善。例如,随着语法化进程的加剧,汉语的被动句从以意念被动为主的阶段进化到了以形式被动为主的阶段。

5. 系统性

基本句类是汉语句子中的群居者,具有突出的层级性,每一句类都含多种下位句乃至下下位句,并由此形成了句类的次系统。例如,祈使句就有命令句、请求句、禁止句、劝说句、催促句、商议句、许可句、提醒句等若干类。

基本句类的五个特点也即判别基本句类的五条标准,只有兼有五条标准的句类才能被纳入基本句类之列。据此,我们认为汉语中的判断句、处置句、被动句、存在句、比较句、祈使句、疑问句、致使句等都是不折不扣的基本句类。这些句类自古及今功能卓著,在汉语的句类系统中显示出超凡的生命力和突出的典型性。

与基本句类相对的是非基本句类。非基本句类面广量大,处于散乱状态,一般不为人们所重视,也很少被归纳成类。如所谓的列举句(如“有些地方像宁夏、甘肃等西北省份是严重缺水的”)、估测句(如“天看样子要下雨”)、寻源句(如“据说,这里曾经有一个大湖”)等。它们或历史短暂,或类型单一,或使用率低,或系统性弱,目前尚不能纳入基本句类之列。

二、核心句与非核心句

如前所述,基本句类是句类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由一系列句子组成。在